

沧桑文集

王迪 著



311

沧桑文集

王迪著

1997年·郑州

目 录

沧桑文集自序 (1)

诗 词 部 分

与友人论诗 (5)

附：臧克家先生《给孙轶青同志的一封信》 ...
..... (7)

忆秦娥·寄语故乡 (9)

忆秦娥·致苏州秦和鸣同志 (10)

少年游·与宛南故人览黄河 (11)

少年游·贺母校建校七十周年 (12)

少年游·喜闻听琴在京华 (13)

庆香港九七回归 (14)

武昌桥头远望 (15)

首义路抒怀 (15)

韶山行 (15)

游长沙岳麓山 (16)

赴长沙评志寄左开一君 (16)

附：湖南左开一君依韵酬和诗一首 (16)

读《武乡县志》感怀	(17)
重过西安古城	(18)
开封怀古	(18)
风雨黄河渡	(18)
贺黄廷珣校长	(19)
贺靳长风君七十华诞	(19)
送长姊周兄旅美定居	(21)
送长姊由台北内湖迁洛杉矶	(22)
追念吾师王茗岑先生	(23)
附：王希玲同志《故地情思》	(24)
致南阳故人杨廷寅同志	(26)
与李信谦君重逢有感	(27)
赠南中同窗朱金合君	(27)
重游张集南中故园	(28)
忆南中求学时组诗	(28)
青山恋	(30)
乡思情	(30)
梦游故乡	(30)
风云杂感	(31)
迁居韩城三载	(31)
唤回远去的记忆	(32)
故乡风情忆少年	(34)

文 选 部 分

抗战时期的南中

- 播迁内乡张集和陕西时的回忆 (35)
- 南阳古城历史变迁录 (53)
- 附:《刘秀故里考》 (56)
- 论人物志 (59)
- 论民族志和宗教志 (63)
- 论新方志的质量观 (72)
- 论新方志的性质与体例 (77)
- 在全省妇运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82)
- 在全省青运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89)

书 信 部 分

- 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吴泽教授的信 (95)
- 给郑州大学车得基校长的信 (97)
- 给苏州丝绸工学院秦和鸣院长的信 (101)
- 给黑龙江省志办副主任梁滨久同志的信 (103)
- 给四川电子应用科学专家李信谦同志的信
..... (104)

给河南省社科院传统养生学研究所所长张岫峰同志的信	(106)
给北京南中校友分会副会长赵之岐同志的信	(107)
给郑州杨廷寅、郑冰宜同志的信	(109)
给南阳丁渭清、王留全同志的信	(110)
给旅美长姊王坤范女士的信	(112)
附:我们都十分怀念故乡和母校	(113)
给台北王心敏二弟的信	(114)
悼念赵文昭同志给范香兰女士的信	(117)
附:东汉张衡《南都赋》(节段)	(119)

沧桑文集自序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个流变的过程，人生当然也是如此。人们到了晚年，跨过时间的长河，穿越岁月的沧桑，回首过去，更加感到似水流年。当年孔子就曾站在河岸边上，望着匆匆而去的流水，发出对人生的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每个人的人生，除社会的共性之外，都是一个独特的生命过程。都是以自己的全部经历和生活实践为背景去审视历史，体味人生，以寻求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本身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应变处世灵感，从而构成了自己特有的人生哲学、性格特征、心理结构、精神境界和人格理想，演奏了一曲生命的乐章。世人的多数是平凡的，少数精英则不同凡响。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当然也就更不会有两个相同的人生了。

对于人生，人们可以依自己的感受作各种比喻与设想。人生好似一条漫长的路，充满着风雨、坎坷与艰辛！有成败得失、祸福荣辱、悲欢离合、苦辣酸甜以及恩怨呢喃。“雄关漫道真如铁。”有时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时则：“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但是，只要像“沙漠之舟”的骆驼一样顽强地走下去，你就会相信：道路曲折，前途光明；风雨过去，丽日中天。人的生活很难划

上一个句号，它更多的是流变，而不是结论，更不是永恒。

人生好似一条奔流的河，涌动着生命的波澜。有时是急流险滩，浊浪翻滚；有时又风平浪静，水波不兴。我童少年时，在故乡的白河湾里长大，山水浸润到我的心灵深处，使我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至今仍然觉得，好像故乡的河湾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你看她：流水淙淙，清澈见底，远芳古道，柳岸沙堤，晨光中的晓风残月，暮色里的烟树晚霞，真是山水有恩，草木传情，如诗如画。一望平野，旷远迷茫，散发着故乡特有的泥土芬芳，怎不令人陶醉？故乡的河啊，至今还依稀荡漾着碧波从我梦中流过。

其实，人生更像一本没有写完的书，一部电视连续剧，也是一首沉重的生命赞歌。郁达夫就说过：“书即是人，人亦即是书。”妙哉此喻。人生不同的年龄段，就像书的序列章节：童年的梦幻——少年的憧憬——青年的追求——壮年的奋斗——暮年的回首。

每个人的人生故事，都珍藏在自己内心世界的记忆里，埋存在自己心灵圣地的最深处。好像尘封的宝藏，它常常超越语言文字，成为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非书文化”。悠悠我思，意在笔先，灵魂涌动，内心呐喊。这真如中国古代“哲学之父”老子所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见，客观世界的真理和人类主体的智慧，没有被发现、没说出来、没写出来的东西多得很呢。

唐宋是中国诗词的高峰。但有人就敢说：“唐宋未将诗做尽，何妨更上一层楼。”这话不无道理，有生活就有诗；但要真正超越唐宋，谈何容易。

人生百年左右，与浩瀚无垠的宇宙时空相比不啻沧海一粟，太空一尘、火花一闪，忽然而已。但是，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却又是两三万个日日夜夜，几十个春夏秋冬。而且，人类心灵的想象和智慧又是博大无边的。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就是从这一视角看待人生的。他说：

“比大海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心灵)”。人是自然之子，是造物的杰作。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人类的心灵可以超越时空飞向遥远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达到无远弗届。

众所周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能够掌握不同层次物质系统的运动规律：宏观世界遵循牛顿力学规律；宇观世界遵循爱因斯坦《相对论》力学规律；微观世界则遵循《量子论》力学规律。当代量子力学产生了今日的物质文明。人类智慧的发展证明，可以不断揭开宇宙的秘密。人类的智慧之光是无穷的，而人的生命过程是有限的；但可以把青少年一代看作是自己生命的延续。

人到老年以后，大都喜欢回忆往事。往昔那种壮怀激烈的豪情，已悄然转化为静静的遐想和默默的沉思，一如夕阳晚照般的美好和宁静。如果说，人生像一部书，而我们自己就是这部书的作者兼主人公了，它要比看别人的书会感到更直接更亲切。正如鲁迅说的：真正的文学是人生命的一部分，是生命之火的燃烧与升华。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离骚》）。在中国文学里，常常以季节的变化来象征人生的变化和时光的流逝。人们总是把春天比喻为青年时期，称为“青春年华”；而把秋天则比喻为老年的来临。在我国诗歌里，常常把“秋”与“老”联系起来：“满地芦花和我老”，“人因垂老渐知秋”。有一首《秋歌》写道：“秋天，/到处镌刻着岁月的箴言：/拥有了成熟，/就意味着凋谢！”这样，季节之歌，也就成了时间之歌和人生之歌了。

其实，秋天仍然是美好的，她更富有一种恬淡美、成熟美甚至“悲秋”美。你看她：秋风乍起，天高气爽，枝头硕果，一川米粮，丹桂飘香，槛外菊黄，雁阵南翔，十五月亮。不是春光，胜似春光。“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人们喜欢把离退休生活美称为人生“第二青春”，是有其丰富内涵的。

我生于 1927 年, 经历半世人生风雨之后, 到香港回归时, 整整是 70 周岁了。过去称做“古稀”之年, 是高寿了, 而今已是普通现象, 不稀罕了。

联合国卫生组织, 也对人生阶段重新予以划分: “44 岁以下者为青年, 45~59 岁为中年, 60~74 岁为年轻老年, 75~89 岁为老年, 90 岁以上者为长寿老人”。我们应当鼓起勇气, 面向新世纪的曙光, 向百岁高龄进军, 向生命的极限挑战!

不过世俗的习惯, 把 70 岁看作好似一个生命的“分数线”, “踏上这个线, 才按长寿算”。因此, 当此之际, 一些亲朋好友以及老伴赵柯同志, 竭诚相促, 要我把过去写的一些诗文选编成书, “雪泥鸿爪”, 留点纪念。就像一棵秋天的树, 春华秋实, 总得挂个果子吧。但我总感到不尽人意, 也真勉为其难了。这正如杜甫所言: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这些只是过去沧桑岁月里飞溅的一点浪花, 无以名之,姑名《沧桑文集》。敬希大家指正。

王 迪

1997 年秋写于郑州

与友人论诗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具有丰厚悠久的诗歌文化传统，而南阳又是文化古国中的一座文化名城，理应开展多元化的文化活动。诗歌是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被誉为“民族的心灵之花”。白水之滨自应有她生长繁茂的肥沃土壤，必将构成一方新的人文景观。

在中国诗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建构中，有两点已为大家所共识，即：“抒情”和“言志”。《诗经》开创了我国最早的抒情诗歌。屈原在《九章》中写道：“发愤以抒情”。荀况则说：“诗以道志。”这大概就是“情”、“志”之说的滥觞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更说：“为情而造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也。袁枚《随园诗话》中说：“情至不能已，氤氲化为诗。”现代新诗作家黄雍廉也说：“诗是浮动感情的船。”所以，可以说“情”是诗歌的灵魂，失去了感情、热情与激情，也就没有诗歌了。诗的本质就是文学上的抒情、言志、述事，舍此，另无它义。

诗歌艺术的特点是：言短意长，词约义丰，文近旨远，语浅情深。写诗和读诗，都是一种真美的追求与享受。

中国诗歌理论发展有一漫长过程，可作如下表述：诗发端于“情”，——演进于“志”，——合成为“意”（范晔：“情志合一，而称为意”），——完成于“境”（境界），——升华于“神”（神韵）。诗而入神，可谓诗的极至，也就是最高的审美境界了。

比如说，晚唐诗的格律对仗看去比盛唐诗还要工整，但意境神韵却不及盛唐高超。所谓“盛唐气象”，在诗歌领域里即其精神风貌和艺术风格，就整个而言达到了真正美学意义上的成熟。宋词亦然。

文学创作应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把生活的妙悟，化为诗歌的妙境。正如一位作家所言：“诗，有时比生活还美好，有时则比生活更

不幸！”诚则斯言。请看，“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这个画面创造的意境美感，不是比真实生活在这个“孤村”中的人们平凡的感受更要美好吗？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可谓比生活在悲剧中的人们那种难言之痛，更为悲惨和深沉了。

我们抗时期的歌，其实也是新诗，都是不朽的民族之声，曾经哺育了一代人的灵魂。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征程之后，至今仍在震撼着呼唤着全世界炎黄子孙的心灵。可见“诗歌之道，感人深矣”。

繁荣诗歌创作，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也需要作者自身的思想解放。艺术的风格是多元的，文学的本性是自由的。如：李白的诗空灵豪放，杜甫的诗凝重写实，谢灵运怡情山水，陶渊明田园牧歌，白居易诗一目了然，清雅可读，李商隐诗低徊朦胧，隐晦幽伤，如此等等。这些都是由诗人的生活实践和本人气质所决定的，从而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百花齐放”多采多姿的生动局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的。

讴歌故乡，抒发思乡之情，是中国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因为，故乡是“人生的摇篮”，是诗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人们从童年起就熟悉这里的一切，山水草木，风土人情，并接受早期的启蒙教育，年年岁岁，耳濡目染，浸润到人的心灵深处。故乡也是一个人认识世界的基点和原型，成为文化学的背景。因之，在他的作品里都能看到故乡风物的幻影。可以说，故乡就象母亲，哺育了作家的灵魂。有意思的是，人们在背井离乡多少年之后，总觉得故乡好像仍是最可爱的地方。所以，思乡的诗歌也往往能引读者最深切的感动与共鸣。

“惟桑与梓，必恭敬之。”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经·小雅》）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

“人情怀故乡，客鸟思故林。”（王赞《杂诗》）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

兄弟》)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春夜洛城闻笛》)

在人生之路上，旅途在脚下，而故乡却在心头。中国诗人们写下了多少咏叹不尽的思乡名篇，成为千古绝唱。

(原载《南阳诗词》)

[附]:

给孙轶青同志的一封信

臧克家

轶青同志：

节日你来，我大发“诗狂”，这是我作人、作诗的本色，你不会见笑，也许还会欣赏。

节日大热闹，也大累！加以近期感冒、牙痛、脉搏间歇，甚感不适。

昨天渐好，灯下拜读了你的《论格律诗词的声韵改革》，一字一句，认真地读，红笔蓝笔，行间纵横。你所想所论，甚惬我意，有理有情，态度公允。我个人，对文艺问题，想得多，不能成套，理论性差，但欣赏力不弱，总想以极短小字句，概括个人的“真知”，不敢说灼见。你的文章，理论性较强，令我佩服而心悦。我看到不少旧体诗词刊物，听到不少诗友的谈话，都不满旧诗韵，希望改革。你的文章，代表了众人的意向，会受到欢迎的。末段是否加一点：“声韵、格律，是定型的，应该遵守，但在某种情况(限制了思想、感情)下，也可以突破(李、杜等大诗人几乎人人都有出格之处)。也就是说，不以辞害意。”我的不少旧体诗，就是如此。茅盾先生读了我的七绝《有感》，来信说：“诗贵真情，格律未足拘也。”

一年来，有两篇谈论有关旧体诗格律的文章，希望你一定找来看一看。一是屠岸同志的《关于旧体诗的修改》，发于奔星主编的《江海诗词》1994年第4期。（他另一文《屠岸致函臧克家》发于《诗刊》1994年5月号，此文虽然是谈新诗的音韵与格律，也很有参考价值）。屠岸同志古典诗歌修养甚深，出过旧体诗集，他对问题看得细而真。他也是主张为了抒情可以破格的。他原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第二篇的作者是赵京战（至今未见过）。他投来论旧体诗的长文，有水平，我一口气写了千多字的回信，他寄来第二篇，有几千字，对旧体诗将如何改革，说得很详细，我介绍给《江海诗词》了。奔星说，1995年第1期可刊出。

以上二文，令我注意，而且觉得说来有道理。而今又读了你的大作，二而三焉。

我是有名的改革派。我的改革，不只在格式上，而且主要在内容上！我主张：诗要“三新”，思想新，感情新，语言新；又倡“三美”，看来顺眼，听来顺耳，赏来会心。讲格律，不能太拘泥，不可成为形式主义。因为格律是为内容服务的。而今，写旧体诗的人多多，写得好的（特别是传诵一时之大作）何其少？这就不仅仅是格律问题了。

今日的旧体诗坛有三派：一是典雅派（即严格遵守固有格律，多用典故的）；二是改革派（即情感需要时，对固有格律可以稍有突破的。这是你我所向往的，也是我所实践的）；三是新古诗派（不主张遵守固有格律与平仄的）。谁是谁非，应由群众读者来评说，由时间去考验。

病后神衰心弱，花了大力，为你写了这封长信，写得很零乱，请勿见怪。我们是同志，随便谈谈。

祝

好！

克家 95.2.15 日

（中华诗词 1995 年第 2 期）

忆 秦 娥

·寄语故乡·

仲夏之夜，草木芬芳，桑梓情深。读李白《忆秦娥》词，浮想联翩，依韵而歌，藉以抒怀，兼慰宛南故人。

白水咽，五十年前故乡别。^①故乡别，风云如梦，壮怀激烈。最是晓风柳岸月，宛南古道烟雨歇。烟雨歇，远芳如海，夕阳如血。

1996年仲夏7月

(原载《南阳诗词》第三期)

① 注：我于1946年南阳中学毕业后，离别故土，远游大江南北，走人生之路，迄今整整五十春秋。而乡关之思，历久弥深，真可谓“归心日夜忆南阳”了。

附：李白《忆秦娥》原作：“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图片左起为：杨廷贵、郑冰宜、秦和鸣、廖素青、王迪

忆 秦 娥

·致苏州秦和鸣同志·

读秦和鸣同志所赠《第二条战线》一书，往事历历，颇多感怀。依韵李白《忆秦娥》词而填，追思当年，兼慰苏沪故人。

浦江咽，五十年前秦君约。^① 秦君约，沪上柳色，战友送别。正是江南花时节，南京路上风云烈。风云烈，青春似火，朝阳如血。

① “秦君约”，系指1948年上海民主学运高潮之后，当时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秦和鸣同志在沪西中山公园林木深处约见我们，共商奔赴解放区一事。与会的大夏大学校友有：杨廷贵、王省三、方生、徐琳、王迪。

少年游

·与宛南故人览黄河·

1995年秋，九月既望，与南阳故人杨廷宾、丁渭清、王留全诸君同览黄河风光，登高远眺，山河如画，气象万千，颇多感思。填词抒怀，以记此行。

南阳故人览黄河，登临极目阁。飞桥如虹，远水苍莽，长天寥廓。壮丽兮祖国！

万里滔滔“母亲河”，阅尽沧桑多。文明摇篮，民族之魂，育我故国。历史似长河。

作家叶延滨说：一个优秀的作家，是一个生活得好的作家，“生活得好”——在这里不是世俗的吃喝玩乐那种好，而是内心健康而精神充实。内心健康首先是有理想的人生追求，同时也高尚、诚实、自信、快乐。因为有高尚的目标推动他从事写作，因为有艺术的追求鼓舞着他的探索，因此写作是件快乐的事——他实现了创造的欲望，得到了成功的满足，体会到了人生的价值，难道能不快乐吗？当然也有痛苦，这是孕育的痛苦，是充实希望的痛苦而不是绝望的痛苦；这是临产的痛苦，是创造生命的痛苦而不是死亡的痛苦。作家像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你见过挤奶么？挤奶的时候，奶牛都十分安宁。这是奉献的天性，在鼓胀的乳房射出洁白乳汁时，它们是感到快乐。如果奶牛想：“我多痛苦啊，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那么世上的人从此没有牛奶可吃。

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这是一种奉献境界。当你把奉献视作人生最大的快乐时，你本身就是一篇好作品，你将终生无憾，无论你是不是一个作家。